

□许志杰

在山大遇到风华正茂的路老师

在学生们看来，路遥老师始终是朝气蓬勃、活力四射的年轻人，即便老师到了九十高龄，近乎百岁，学生们依然称他路老师。

路老师1927年12月28日出生于福州市的一个行商家庭，1947年考入山东大学文学院中文系，当时名曰中文系，实际是中文、历史、哲学三个学科综合而成，师资非常强大。代理主任是黄公渚(黄孝纾)先生，此后担任主任的是杨向奎先生，再后是美学家吕荣。1949年10月，学校决定在文学院分设历史系，随之不久又将中文、历史两系合并为文史系，翌年因华东大学历史系并入再此独立设置历史系，杨向奎为系主任，赵纪彬任历史研究所所长，路遥进入历史系读书。

1979年9月，我入读山东大学历史系，那年路遥老师52岁，作为副教授风华正茂，正是教学与学术研究蓬勃发展的黄金期。在当时的历史系，路老师属于年轻人，那时候著名的山大史学八大教授，亦称“八马同槽”中的郑鹤声、张维华、王仲荦、赵俪生、杨向奎，以及孙思白、徐绪典、韩连琪、王先进诸先生，都还活跃在科研或教学第一线，王仲荦先生时任历史系主任。所以学生们对路老师的印象是：不是很高大的个子，眉清目秀，是一位年富力强、始终充满活力的年轻老师。历史系的课是根据中国历史的进程编排的，从古代史讲起，其后是近、现代史到断代史专题，如此推进。路老师的研究方向是中国近代史和思想史，而在近代史中又以义和团研究为重中之重，所以他的课直到大二才开始安排。先上的是近代通史课，后来在中国近代史专题研究课上，路老师讲的是义和团研究的过去与现状。

那会儿，我们是一帮幸运儿，带着一双迷茫的眼睛，在大学校园里摸索向前，灌输到我们头脑中的所有知识都是新的。路老师带给我们的全新认知，至今仍然没有改变。路老师在课堂上这样说，对于义和团运动的研究，最紧迫的工作有两点，一是开放的国际视野，二是扎实细致的田野调查研究，义和团起源于民间乡村，时过境迁，没有留下多少成样的文字记录，很多经历者已经年逾古稀，如果再不抓紧时间从老人们那里获取第一手资料，将是这段历史的重大缺憾。

这两点，路老师都带给了我们全新视角、国际视野。1979年秋天，路老师把一位叫周锡瑞的加拿大人带到了我们课堂。周锡瑞在山大与路老师等近代史教研室的诸位先生合作，调查研究义和团运动史，成果丰硕，成为影响国际学术界的著名汉学家。

以周锡瑞访学山大为切入，路老师以其开放的国际视野与纯粹的学术心境，引领义和团运动研究走向深入，走向全球。山东大学和海外学界多次进行联



合田野调查，成规模的至少三次。路老师自己则走出国门进行学术访问交流、讲学，把自己在田野调查取得的学术成果分享于各国同仁，收获了来自全球各地的掌声与赞誉。

路老师从1960年开始对鲁西南和鲁西北开展第一次大规模义和团田野调查，到2005年赴甘肃开展田野调查，45年间，他先后上百次在全国各地开展田野调查，写出上百万字的调查报告。我们历史系七九级的部分同学，在1982年春天曾非常幸运地跟随路老师赴河北威县进行田野调查。对于同学们来说，这是一段难忘的经历，是一堂有着特殊意义的田野历史学大课。这也是路老师一直坚持做下来的学问，他不仅自己做，陪着国外学者去做，还带着学生亲自去做，将自己的论著写在希望的田野上，由此奠定了山东大学成为海内外义和团研究“第一重镇”的学术基石。

路老师带我们去威县搞田野调查

山大历史系一直十分注重引导学生进行田野调查的历史学研究，开门办学成为一种学

风。我们读书时，就分别在大学二年级、三年级下学期和四年级上学期，到山东、河北、北京等地进行实地调查研究，开阔了同学们的眼界，打开了历史学研究的思路。1982年春季的威县义和团运动田野调查，就是其中之一。威县位于河北省南部，地处黑龙港流域冲积平原，与山东省西部的聊城市相接，是义和团运动的发源地之一，也是路遥老师开始田野调查历史学研究的起始之源。

山东大学历史系的义和团运动田野调查始于1959年底，四位老师到鲁西南和鲁西北地区摸底，调查义和团运动首发地的线索，但是经过近一个月的调查，并未发现相关文献中提到的“冠县十八村”的任何线索。系里决定在来年初，派出更大的田野调查队伍，包括老师学生一同参与，进行更加细致的“地毯式”查找。正准备给本科生上近代史课的路遥老师，被指派起草一个调查提纲，并请郑鹤声先生审查把关。万事俱备，1960年1月，历史系派出以郑鹤声、陆景琪、陈月清和路遥四位老师带队，1957级49名学生、一名研究生，以及哈尔滨师范学院孙孝恩、安徽大学李文

海两位进修教师组成的56人义和团田野调查队。当时郑鹤声先生已年满六十，研究成果丰硕，是山东大学历史学研究著名的八大教授(八马同槽)之一。就是这支田野调查队伍，书写了中国历史学研究的新篇章：这是第一支学者、教授、学生结合在一起，走出书斋、在广阔的田野中开展历史学调查研究的队伍，开创了中国历史学田野调查研究的新思路、新形式。其深远的历史影响与意义更表现在，此后几十年山东大学历史系作为全球义和团运动研究重镇，留下了珍贵历史资料，并形成一支专注于义和团运动研究的队伍。当年路遥老师33岁，陆景琪老师31岁，陈月清老师28岁，那些正在读本科的师姐、师兄也不过二十出头，在其后数十年间，更多的老师和学生投入到了这项耗时持久的义和团研究当中，形成了一支专注精细、薪火相传的研究梯队。而田野调查历史学研究也成为山东大学史学研究的一条必经之路。

路遥老师是这支队伍中耐力最强、精力最集中、经历跨度最大的一位守望者、坚持者、推动者。在此进行一个简单梳理：从1960年1月第一次带队田野调查义和团，其后在当年3月赴鲁西北对梨园屯区域进行调查。1964年底到1965年1月进行第三次调查，1977年进行第四次调查，1980年秋天到河北威县进行第五次田野调查。1982年4月，路老师与商鸣臣、于家福两位老师，带领1979级23名学生，再次赴威县进行第六次大规模义和团田野调查。1984年路老师与他的研究生马春庆一起，带领1981级17名学生到河北新城、涿州、定兴、涑水，以及山东茌平，开展第七次田野调查。1987年开展“义和拳(义和团前身)运动与华北乡村社会”中日联合田野调查，第八次赴河北、山东部分县市展开调查。1988年到河北威县开展第九次义和团田野调查，1989年再赴威县对梅花拳进行实地调查，完成山东省社会科学“七五”规划重点课题“山东义和团运动的起源”，这是路遥老师的第十次义和团田野调查。2003年分别到皖北、苏北、河北、山西、陕西、甘肃开展关于民间宗教的田野调查，历时数十日，行程数千里。这年路老师76岁。2004年，77岁的路老师再次到河北省的保定、邢台、石家庄等地开展民间宗教田野调查，2005年路老师又一次远赴甘肃开展田野调查，并专门拜访曾在山大历史系作为老师和同事的赵俪生先生。据相关资料显示，这也是路老师最后一次奔赴田野进行的实地调查。

路老师著述丰硕，每一本都是田野调查与文献资料的融合之作，这是对中国历史学研究形式与方法的极大推进。从最早的《山东大学团调查资料选编》《义和团运动研究》《义和团运动起源探索》，到《山东民间秘密教门》《义和团运动文献资料选编》《民间信仰与中国社会研究》，无不源自田野调查，终成于书。从方法学的角度讲，路老师和他的同事、学生、同人，开创了历史学研究的新路径，值得研究，在历史和相近学

科或可推演跟进。

对于我们历史系1979级本科生来说，记忆之深当然莫过于1982年春天路老师带着23名学生到威县进行的义和团田野调查。路遥老师对此同样记忆深刻，很多年以后，他在《路遥和他的史学时代》(路遥口述历史，崔华杰撰稿)一书中，多次提道：“1982年，我和商鸣臣、于家福两位老师带着1979级部分同学再次前往威县进行实地调查，主要对梨园屯、千集、固献、贺营、邵里、王村、方营、李寨和白果树等公社进行调查。除了和当地老人进行攀谈外，还走访了一些在地方教会工作的神父。这些人的年龄年长的有九十来岁，一般在七八十岁，虽然没有亲身经历过义和团运动，但还是能够将他们从父辈那里听到的有关义和团的事迹讲述出来。”我大学的同班同寝室同学马春庆，是路遥老师的研究生，我们大学毕业后的第一个秋天，他就跟随导师带着1981级的本科生，再赴河北新城、涿州、定兴、涑水和山东茌平等地调查。我问马春庆当年跟着导师田野调查的体会，他说，导师搞田野调查历史学研究，孜孜以求，成果卓著，影响广泛，是这个学科的典范。

路老师说，路遥知马力，但未必至于成，天下事必作于细，却定能成。学生深记于心。乙巳初春，我来到河北威县，重走路老师走过不知多少遍的田野小道。

济南、威县虽属两省，但直线距离并不遥远，大概在200公里内。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直至八九十年代，交通相当不便，长途大巴不出省，只能在聊城、邢台等地转车，每天只有一班往返。短短200公里的路程基本就是披星戴月，两头不见阳光，方能赶到。如不赶巧，甚至要在中间换乘时住一夜。我们同学在威县田野调查半个月，至今谈论起来除了学业上的收获，记忆最深的还有出行不便、生活艰苦。县城为数不多的几家国营饭店，跟机关一样按点上下班，馒头之外别无更多。由此可以想象，路老师最初几次到威县等地的调查，条件是何等之苦。但在与他的交谈和他给学生讲课、讲话中，几乎从未提及，学生们听到的都是哪一次调查获得什么成果，在哪些学术卡口取得什么突破。在路老师的眼里没有困难，只有坚持再坚持，“器虽微，巧夺天工”，这是路老师学术成功的利器。

四十多年过去了，如今济南到威县城只需俩小时，全程高速。县城有义和团纪念馆，沙柳寨有赵三多纪念碑，看到了路老师为“义和拳议事厅”题写的大字匾额，雄浑苍劲，他将自己对义和团运动研究的心念与所得，深厚地寄托于此。在沙柳寨与几位老人交谈，问他们知道路遥吗？他们几乎异口同声回答：知道！一位老人说：怎么能不知道呢，他来过多少次了，我们都见过他。老人指着议事厅的匾额说，“那就是老先生给我们写的。”

路老师的学术成就与他的名字一起刻在了这片古老的大地上。作为学生深感荣耀。

(本文作者为高级记者，媒体从业者)